



專訪小說家 陳又津
從十七歲到二十七歲，
我花了十年，等待一個踏上舞臺
的機會……

劉揚銘 自由作家

陳又津，攝於自家後院。(史旺基攝影)

本文圖片由陳又津提供

人物小檔案

陳又津

1986年生，小說家，故鄉臺北三重。

2014年出版第一本書，小說《少女忽必烈》、2015年出版散文《準台北人》、

2018年出版小說《跨界通訊》與散文集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》。

陳又津，臺北三重人。爸爸是來自福州的老兵，在她 19 歲時過世，父女兩人幾乎沒有過認真的對話；媽媽則是來自印尼加里曼丹的客家人，為了生存從早到晚打零工，省吃儉用，送女兒讀超貴的私立女校。陳又津從小就發現寫作虛構的力量，國小作文要寫「我的父親」，她不知道爸爸每天在幹嘛，於是從各種作文範本擷取不同部分，結果被老師表揚。問她是否曾因移民新二代的身分受歧視，她說以前哪懂什麼新二代，只知道爸媽不同國籍的話，自己就是混血兒了吧，「混血兒耶，大家都超羨慕的！」

她後來考上北一女、臺大戲劇系、戲劇研究所，雖然研究所念了六年，總之還是畢業了。畢業後曾有一年在澎湖教小學生英文，每天吃 35 元的自助餐，晚上回房寫小說。她也曾經在出版社上班，為了學 indesign 排版軟體，好在寫作無法餬口時還有能力上班。她當過三年記者寫人物報導，發現報導雖然有趣，但還是想寫小說，所以辭了工作（她說記者只是兼職，小說才是本業），現在專職寫作，工作地點是家裡或圖書館。

陳又津目前出版有四本書，雖然她總說這四本作品不像同一個作者寫的，主題幾乎沒有一致性，不過，她的作品圍繞著生活、圍繞著臺灣社會。她是此時此地才會誕生的作家。

以下採訪，讓我們看看一個文學作家，立志寫作之後，直到到出書之前，究竟經歷了哪些。至於她的作品與文學觀，留待下篇繼續談。

寫作才華，可能跟你想得不一樣

Q：你說你曾經很在乎「天才少女」的稱號？對作家來說，有沒有天分很重要嗎？

陳又津：會把「天才少女」當成指標，果然是無知啊！後來才知道，很多人寫出來的作品真的非常強，而且我也真心喜歡，但她們都是地表最強老太太之類的，像《斷背山》的作者安妮·普露（Edna Annie Proulx），我喜歡她們的作品，勝於很多年輕又聰明的女生。像我現在還是沒有辦法進入張愛玲的世界。

要說有沒有天分，我舉個例子。之前採訪一位練巴西柔術、開道館的女教練，她說她知道自己很有天分，別人練兩年的東西，她一年就可以練起來，很短時間就拿到黑帶，甚至可以到國外去學。可是她不打比賽，而是當教練，我問她為什麼呢？

她說：「格鬥欸，會被打臉欸！」字面上的打臉。不管是不是女生，被打臉都是極度不爽的事吧！而且，能夠站上擂臺的人，技能點都練得差不多，剩下拚的就是心理素質，她不喜歡被打，心理素質拚不過人、也不想拚。那你說，是不是比較沒天分，花了兩年的人會更願意站上擂臺，在裡面活下來？

Q：的確，有天分的人不一定想打下去，有才華的人也不一定想寫下去。

陳又津：有人大學就得到文學獎，也有人三十歲才得到，但要說誰會留下來，就憑心理素

質。我沒有覺得我心裡素質好，可以偷偷說，名校出身的人抗壓力本來就比較低。如果我一次、兩次失敗，坦白說，這條路就不想繼續下去，前面那麼順遂，那我為什麼現在要被打臉？

我相信寫小說也一樣，上了這個場，大家的技能點都一樣，剩下就是拚打臉，還有練習。天分頂多讓你早點進來，等你還在靠天分打，但人家可是把技術全都練起來了，那天分也就沒那麼重要。

Q：你糾結過自己有沒有才華這件事嗎？

陳又津：才能、才華、或才氣，對每個人來說，是不太一樣的東西。大家比較常用才華，但聽來太華麗了，我可能會用才氣吧。高中時曾經很認真跟同學討論「有才華」的定義，同學可能覺得把很多文學技巧駕馭得很純熟，是有才華，像林耀德；可是對那時的我來說，才氣可能是寫沒有人看過的東西，而且在當時還沒有足夠多人討論的，像邱妙津。

不過大學之後，開始對於寫作技巧比較有概念，可能會說這個技巧很好、這個主題很好等等，不會再用才華、才能、才氣這麼空泛的詞，對於專業者來說，「才系列」都太空泛了。會糾結於什麼是才華，只是投射自己的焦慮，不確定自己有沒有才華而已。不會有人說林耀德比邱妙津好，或是邱妙津比林耀德好，就算有人說，這沒有什麼關係呀！

Q：話說回來，你人生最初的寫作動機什麼？

陳又津：因為要好同學轉學了。國二上學期

結束時她突然轉學，我還跟媽媽要求讓我也去同一個學校，雖然最後沒去，但那時剛好有徵文比賽，就以這個為主題寫了一篇文章。其實也不是沒有功利的部分，想說參加比賽對申請高中比較有利，後來也真的拿到第一名。

Q：那時候寫的文章，她有看到嗎？有給她什麼力量嗎？

陳又津：我後來發現，雖然我寫給這個人，但不是很在乎她有沒有看到，如果一定要讓她看到，我們寫那麼多紙條，大可以見面逛街時拿給她，或是電話告訴她，可是我不會把那麼細微的事情對她說。寫了文章，不見得非讓她知道不可，我比較想讓不特定的人知道。

如果她有讀到、有感受，那很好；但她如果讀了覺得「嗯，是這樣嗎？」也無所謂；不，搞不好聽到她說「嗯，是這樣嗎？」我可能會有點挫敗吧。



《少女忽必烈》（新北市：INK 印刻文學，2014）。



《準台北人》（新北市：INK 印刻文學，2015）。



《跨界通訊》（新北市：INK 印刻文學，2018）。



《新作家求生指南》（新北市：INK 印刻文學，2018）。



大象班兒子， 綿羊班女兒

游書珣 著

黑眼睛文化 / 10807/172 面 / 19 公分 / 3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6359767/863

本書是作者系列詩作的總整理。全書共分為三個部分。第一部「媽媽手冊」記錄孕程的心境感受，同時也是一個女人進入母職的歷程；第二部「交換語言」寫下新生兒階段的育兒甘苦，讓人一窺母職的難處；第三部「大象班兒子，綿羊班女兒」則是學齡前孩子初次離開母親呵護的羽翼，進入學習團體中拓展世界，這當中可見孩子與母親之間細膩而深刻的變化。（黑眼睛文化）



美夢成真

對照記

隱地 著

爾雅 / 10807/234 面 / 21 公分 / 33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6396366/863

因為整理舊物，曾經的舊作因而重見天日，讓隱地彷彿看到六〇和七〇年代騎著腳踏車在臺北街頭穿梭的身影，也讓他重拾了少年情懷。本書像隱地的對照記，羞辱與榮耀、老與少、瘦與胖、強與弱、明亮的眸子與昏花老眼、無限與有限，還有一切的得與失……同時，紀念那個逝去的美好年代，以及蒼白瘦弱的少年隱地，於此書中，你也可能隱約看見自己曾經走過的歲月。（爾雅）

從模仿開始，確定自己的風格

Q：離開天才、天分、才華、才氣的階段，你怎麼鍛鍊自己的寫作技巧？

陳又津：大學時，有喜歡的作家，就學著他們寫，還在模仿，沒想到發展自己的風格，想的可能是「我可以在這個比賽得名」。以為如果得名、得獎、被認證，那我肯定是好的；但後來參加的比賽多了才知道，得名只表示「我不是最差的」，就是沒出錯、沒出大包而已。

Q：所以什麼比賽都參加嗎？你的個人簡介上有「角川華文輕小說決選入圍」。

陳又津：入圍華文輕小說時真的很驚喜，那時我念研究所還一邊教兒童美語，而且距離截稿只剩兩個禮拜，同時有兩個文學獎，時間肯定不夠，我只能選一個參加。本來暗自想說另一個是書評獎，大約三千到五千字，應該參加這個才對，但問了攝影師朋友的意見，他說：「廢話，當然是選獎金多的那個！」所以我在兩個內禮拜寫完六萬字的輕小說……

Q：算起來，平均每天要寫四千三百字！而且同時還要上班？

陳又津：對呀，我還做了一個表格。就是一個禮拜七天，每天上午、下午、晚上三個時段，扣掉沒辦法寫的時間，總共有幾格，接下來就是三千、六千、九千、一萬二……每天寫完就塗掉，最後一天可能寫了八千字吧！那個表格現在

可能還留著。

最後《寂之聲》入圍了，雖然沒得獎，一毛錢也沒有，也沒出版，但讓我覺得「我可能真的可以寫」，畢竟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在兩個禮拜內寫完六萬字小說。

Q：但你後來沒有繼續寫輕小說？

陳又津：即使還沒公布決選結果，但那篇寫完之後，我立刻知道自己應該是要寫別的東西。我知道那東西不是我的，可能是我借來的。當然我也可以借到有一天它變成我的東西……所以我在想，如果那時得獎、出版的話，搞不好我現在就是很認真在寫輕小說，每三個月出一本。

Q：你怎麼發現自己「應該要寫別的東西」？

陳又津：我發現輕小說有一些套路，比如男女主角如何相遇；不同時期也有不同流行，比如我寫的那時候流行奇幻風格，像《奇諾之旅》。當然我有把輕小說的理念用在自己的作品，不能



陳又津童年時，全家人參加遊覽車旅行團至風景區留影。



當時老家後方尚未蓋起大樓，空地被用於曬衣服、堆放雜物及養狗（後方中間處，後來不知去向）。



就讀幼稚園時與父親合影，當時會在每天八點檔播放片頭曲時，前去伴舞。圖中紅色衣服、桌子都是撿來的。

說沒有，可是，我覺得我關心的是「自己現在所處的世界」，這個世界已經很荒謬啦，所以我應該還是去寫所謂現代文學吧，不過我也沒有要用寫實主義的路線開始寫喔，不是這樣的喔。

Q：我整理一下，從一直投各種文學獎也好，一開始還沒有確定自己寫作的風格，但試著參加那些比賽來找到自己的方向？

陳又津：如果要發展自有風格的話，一直參加文學獎是沒有用，不過這些獎確實在我非常初



自由遊戲

劉梓潔 著

皇冠 / 10808 / 223 面 / 21 公分 / 30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3334675 / 863

傑夫和茉莉，從 19 歲苦戀分合到 25 歲，然後是六年的互不聯絡，緊接著八年婚姻的如膠似漆，但最後又因為一則簡訊，即將回歸原點？這些年來他們自由戀愛、自由出軌，但「過去」卻依然陰魂不散地糾纏著他們，他們自以為的無礙遊戲，或許從一開始就沒有人真正的自由……（皇冠）



最好不過日常

有時台北，有時他方

韓良憶 著

皇冠 / 10808 / 207 面 / 23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3334668 / 863

作者以日常記憶和食物為線索，寫下 52 篇精采的散文。從春光爛漫、暑氣蒸騰，到秋高氣爽、凜凜寒冬，她帶我們走過人間無數寒暑，嘗遍四季之味。人生無常，惟願珍惜日常，在每一個不經意的日子裡，深深記住時光流過的點點滴滴。各篇篇末收錄的是「遠方小酒館」故事。每到夜裡，小酒館就會亮起一盞燈，用好酒、美食迎接飢餓的、疲憊的、寂寞的人。堪稱作者版的「深夜食堂」！（皇冠）

期的時候有幫助，讓我知道「這個不太對、我不是只想寫這個」。不論輕小說還是現代文學都幫助了我，但我不太在意哪一個範疇裡寫得真好，因為那都不是我想寫的東西。

作家不是天資聰穎，只是看見細節

Q：後來有找到方向嗎？

陳又津：也是念研究所時，有一年去逛台北國際書展，還拖著行李箱想去買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但因為太大部頭，還在一團混亂的時候，突然在平臺上發現向田邦子。我一看就覺得怎麼會有……嗯，我想想怎麼形容，怎麼會有這麼「容易」寫的作品。當然，她的寫法並不簡單。

比如《父親的道歉信》向田邦子寫她爸爸，從頭到尾，父親沒有一句道歉，每一個場景看起來都很跋扈、很討人厭。那為什麼要叫父親的道歉信？她的寫法是：正因為是這樣的父親，所以他沒有在罵人的時候，其實就是在道歉。

我一看《父親的道歉信》就覺得天啊！這怎麼可能是散文隨筆？以我念戲劇系的訓練，我覺得我看得出它的技術就是編劇技術：場景、對話、銜接，不用講太多。竟然有這種寫散文的方法，太晚發現啊是不是！

Q：這是你今天最激動的時刻了……

陳又津：真的太晚啦！遇到向田邦子之前，我以為文學就是要解釋超多，去說明角色為什麼做這件事，但原來是可以不用解釋的，只要你所有條件都到齊就可以。比如說這個房東夠討人

厭，房客夠窮，他就會想辦法殺掉房東了，大家不會覺得你把房東殺掉很奇怪。以前有很多事情我無法解釋，現在才發現，事情是不用解釋的啦，搞什麼鬼！

我還以為作家都天資聰穎，可以看出一般人沒看出來的事情，不是的，他們只是看到那個細節。向田邦子就是把那些細節都寫出來。身為作家，大家都看得到細節，只是有人選擇這樣說，有人選擇那樣說，每個人的角度不同。

我發現，如果是這個風格，我肯定可以寫，有一種找到自己可以做的事情，而且沒有很難的感覺，讓寫作變成愉快的享受。好比我今天早上把廚房擦得亮晶晶啊，這不愉快嗎？我不需要解釋太多。這麼容易就做到的事情，怎麼會沒想過呢？

以前曾經想，作家要找一些極端的事情來寫，像三島由紀夫，燒了金閣寺，還不能活太久，就很奇怪，世界非要這麼極端嗎？其實不用啊，幹嘛呢！

一邊工作賺錢、一邊持續寫作

Q：發現向田邦子之後，就決定踏上寫作這條路了嗎？

陳又津：輕小說獎沒上，我還是繼續寫，參加文學獎，一直投稿，卯起來投了五個出版社，雖然大家比較有興趣可能還是我參加文學獎得獎的東西，但基本上沒什麼人想出版我的書。到後來真的很絕望了，所以一邊投獎，一邊想寫什麼就寫什麼，就覺得反正都寫啊。

Q：後來文學獎的稿子有收錄到第二本書《準台北人》的某些篇章；而不管投稿、想寫就寫的，就是第一本書《少女忽必烈》吧？

陳又津：寫《準台北人》本來就有自己的架構，比較像是養一頭豬，決定切出這個部分來賣（參加文學獎），比如豬耳朵比較容易吃，就給他吃；但豬肛門？會嚇死人吧，先不要拿出來。而《少女忽必烈》投文學獎就不太可能啊，我不覺得它有機會進入純文學，所以把它拿去投輕小說獎，但也沒有入圍。它唯一能做的就是出版，但我也不覺得它有機會出版，想不到誰會願意出。但反正我想寫，就寫吧，我可以靠別的來彌補收入。

Q：咦？所以你不是因為得獎，讓出版社願意出版的？

陳又津：不是，事實上不會因為得獎就能出版，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出版社願意出我的書，不解之謎。從拿到合約到出版，中間隔了三年。所以《準台北人》某些篇章是先寫的，《少女忽必烈》比較晚開始，但變成第一本書。

後來想，如果《準台北人》先出，把我跟移民二代綁在一起，我勢必變成一個為民喉舌的社會寫實派作家，像《做工的人》作者林立青。但事實上，我也沒有這麼認真。《少女忽必烈》是寫我所生活的世界，後來每一本作品某種程度都從這角度出發，不會出現完全架空、跟我沒有關係的故事，所以它先出版也挺好的。



夢

恐怖成語故事

林秀赫 著

聯合文學 / 10808/318 面 / 21 公分 / 36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3233138/863

作者翻轉成語的既定詮釋，揉和恐怖奇幻，懸疑推理，黑色幽默，心理驚悚各種元素，劇情曲折回轉，穿梭真實與虛構的界線，建立起憂傷怪誕的「恐怖寫實主義」，將生活中暗藏的誤解與傷害，慾望與沉淪，轉化為發人省思的末世預言，圍繞著愛、孤獨、自私、絕望、死亡，表現了強烈的粗糙感、失序感、莫名感、速度感與錯愕感，如同夢境透過恐懼來教導我們，比起暴力、死亡、血腥，日常的命運、制度、人性，更教人不寒而慄。（聯合文學）



同在一個屋簷下

同志詩選

利文祺，神神，黃岡 編選

黑眼睛文化 / 10809/246 面 / 21 公分 / 45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6359774/863

這一本同志詩選不以身份論來決定入選與否，而是將詩選的主題定位在「關注同志議題的詩作」。我們想像中的同志詩選，不是狹隘到只有「同志詩人的詩作」，應如同 gay pride 一般，邀請任何性別認同、性向、身份、職業的人的加入。只要願意擁抱同志，願意書寫同志，我們都納入考慮。因此，我們將書名定為「同在一個屋簷下」，以此想像所有人都能在這裡生活、支持、接納。這些詩歌摒棄了身份論，是「為了」LGBT 所寫。（黑眼睛文化）

Q：那……等待出書的三年間你都在幹嘛？

陳又津：在出版社工作了一年半吧。我已經決定一邊寫，一邊投文學獎，把賺錢和寫作分開，只要自己有錢、存到錢，自費出版都可以，準備最壞的狀況。

因為我發現依賴別人是不可靠的，我起碼進一個出版社，把 indesign（美術設計常用的排版軟體）學起來，所以去上班。那時對靠寫作生存下去是各種沒概念，不知道收入怎麼來，不知道稿費多少。

後來《祕密讀者》做過一個寫作者調查，沒有出書的寫作者會以為出書以後，稿費會變高，可能從一字一塊變成一字三塊之類的，但其實沒有。不管你有沒有出書，稿費都一樣。可是你如果你能談判，就算沒出書，還是可以談到更高的價格。

不過我那時也沒有靠稿費維生的概念，我只是真的很想出書，那起碼把硬體條件準備好，然後再也不需要在那邊虛耗等待時間，比如就自費出版吧。而且我有觀察到，你自費出版了一、兩本之後，後面真的會有出版社找上門。



2014年陳又津獲得時報文學獎，攝於頒獎典禮。



2014年，陳又津登上《印刻文學生活誌》封面，隔月出版第一本著作《少女忽必烈》。（劉偉嘉攝影）

十七歲那天，踏進出版社大門

Q：為一個出版機會等三年，值得嗎？

陳又津：不只三年，我等了十年。從17歲到27歲真的出書，有意識以來，我的人生超過一半時間都在等待，等待可以踏上舞臺，我就是這麼想以作家的身分為人所知。回想起來好像很遜。但17歲的時候，我就是覺得這件事很重要，就算是現在，只要我沒有干擾到別人的話，還是滿重要的吧。

Q：還很在意「天才少女」的時期，就想出書了？

陳又津：那時候還在念高二吧，17歲，走進三重重光路的新雨出版社。就是字面上的走進那個屋子裡面，問裡面的人說，我能不能出書？對出版社根本沒概念，只覺得新雨有出三島由紀夫

的小說，至少跟文學有關吧，當時連翻譯書和自製書都搞不清楚。我問，如果我想出書，要怎麼做？什麼時候才可以出書？

對方一定很困擾，覺得有個奇怪的人闖進來問東問西。對我說還是先多寫一些東西，貼在部落格，如果部落格紅了的話，那應該有機會，然後告訴我寫作計畫是怎樣怎樣的。後來我真的開了部落格，天空部落之類的，不過現在也不知道到哪裡去了。

總之從那個時候開始，就很想要作家的身分。

Q：作家的身分對你這麼重要嗎，哪裡吸引了你？

陳又津：覺得這群人在書上寫的東西很有意思，看起來生活得很自由，想說什麼就說什麼，而且他們說話疑似有道理。當然後來才知道，他們會想寫在書上，就是對他們比較有利的形象啦，但也是因為想當作家，後來才會一直投文學獎。

我從 17 歲寫到 24 歲，終於有出版社願意出我的書，但之後又等了三年。第一本書出版時，我已經 27 歲了，這三年之間我都不知道出版社是不是真的要出我的書，後來才發現，很多年紀跟我相近的寫作者，稿子被壓了更久，等五年都很正常，我這樣還叫很快。

Q：你還算快的？

陳又津：因為那期雜誌剛好有一個洞，更大咖的作家沒有參與，編輯就跟我說，那你補上去吧！後來我去了出版社當編輯才知道，其實一本書三個月就做出來啦，不做沒有別的原因，就不想做而已。



未末 兄弟書畫集

柯青新，隱地 合著

爾雅 / 10809/288 面 / 21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576396380/863

隱地兄長、年屆九稀才開始習畫的柯青新，從練字開始，再自網路和畫冊等臨摹學習，直至畫到渾然忘我，兩年多來已累積近三百幅畫。寫作已逾一甲子的隱地，本來要為其兄出版傳記而被婉拒之後，現在以其 122 篇短文配上其兄柯青新 122 幀水墨，是最動人的合作，更是文壇佳話，也讓兄弟不平凡的生命再次注入新的喜悅。（爾雅）



她的身體與其它 派對

卡門·瑪麗亞·馬查多 著；葉佳怡 譯

啟明 / 10806/347 面 / 21 公分 / 38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9759229/874

為男人奉獻生命的女人；瘟疫肆虐細數逃難中所有性經驗的女人；撫養前女友生的孩子的女人；每晚被申冤的鬼魂騷擾的女人；發現自己所賣的洋裝充滿靈魂的女人；美食當前卻只能吃八口的女人；深陷七嘴八舌與虛實混亂的女人；看 A 片卻聽見主角內心 OS 的女人？八個故事，關於女性與她們的身體。遊走於奇幻、童話與寫實間，表面上說著異常可怕的故事，實則守護那些被限制的、被暴力對待的、乃至被忽視的女人，等待著重生的可能。（啟明）

所以我也好像有一點可以想像，如果我一直沒有機運出書，在各種條件不齊全之下，比如被騙、被詆毀、又不懂出版運作、沒有朋友可以討論，走投無路，終極的沒有機會，說不定我也會去縱火去燒出版社。是在各種機會和條件之下，我才沒有走到那條路。回想起來，我在任何一個點停下來、不寫了，都很正常。

Q：難怪你曾經說「作家跟犯罪者只有一線之隔」，所以，如果真的想讓自己寫的東西被看見，自費出版就好。

陳又津：不要一直卡在「為什麼沒有人要出版？」「難道文學作家就這麼被壓迫？」這樣想沒幫助，太多作者都是自費出版開始，比如小說《我想念我自己》（*Still Alice*）的作者莉莎·潔諾娃（Lisa Genova）也是，連美國都一樣，所以千萬不要卡在一本書太久。



2015年，陳又津（中）在東京，參加「東京異托邦」寫作計畫發表會，右為作家溫又柔。

當然，你可能寫得很好，但比起一直覺得「我為什麼沒被看見？明明寫得比某文學獎第一名還好……」話是沒錯，但寫得好又怎樣，沒人看到，可以自己想辦法，總是有各種方法自己出，然後趕快去寫下一個故事。

任性寫與沒人寫的，兩種主題交替

Q：那麼，接著談談你的第一本書《少女忽必烈》。

陳又津：以《少女忽必烈》當第一本出版的書，我覺得挺好的，你不會覺得它是什麼為民喉舌的事物，它可能也不那麼輕小說，它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故事。

我覺得《準台北人》或是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》這些雜文，是可能由別人寫出來的；但《少女忽必烈》是只有我能寫的，不論大家覺得它很爛、很奇怪，或讀不懂，都沒關係，我還可以寫別的書讓大家讀懂。而且它讓我意外發現，這種結合了嚴肅跟不嚴肅的東西，可能會是我的強項。

Q：那之後的《準台北人》呢？你好像說過寫作的節奏是，一本比較任性，想寫什麼就寫什麼，下一本要比較有社會責任，兩種交替寫？

陳又津：我要修正一下「社會責任」這個說法，應該是像《圈外編輯》作者都築響一說，他做的主題都是：「明明應該由更有資格的人來做，但是沒人做，那我只好寫啦，不然你們專業的來嘛！」

沒人要做的，我撿起來做，挺愉快啦，在曠

野中奔馳，覺得挺好的，想像自己是開墾拓荒的荒野大鏢客，自我感覺良好。比如我在《準台北人》訪問移民新二代，我不是研究者，但就是沒人要寫、沒人要訪問嘛，那只好我寫啊，不然怎麼辦。這種心情。

寫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》，我也不是作家裡最資深、最強的，可是都沒有人給想寫作的人分享經驗。我最近漸漸理解，沒資源的人不太抱怨，會抱怨都是有資源的人，比如現在我們抱怨稿費低對不對，因為我們是有資源的人，我們面對邀約可以挑三揀四，但沒資源的人怎麼辦？所以在書裡說我怎麼做、拿到了哪些資源，這麼講吧，如果連我都拿得到這個資格，其他人可以不拿到這個資格嗎！

Q：所以《準台北人》和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》中間，你寫小說《跨界通訊》也是「想寫什麼就寫什麼」的主題吧？

陳又津：2014年我看了《素人之亂》這本書，覺得很有意思，上網查，看見書的翻譯者陳炯霖的臉書，有朋友留言：「你不在了，很想念你，你去哪裡了？」我才發現他已經過世。但因為他的臉書發文設為公開，所以大家還看得到他，而且他過世後，翻譯的書還是能來到我手上，讓我讀得很開心。

忽然覺得，寫書果然是對的，就算死了，還是會有東西留下來，臉書也是啊，只要你設公開。而且那時距離我爸過世也十年了，應該是可以討論死亡，但我也沒有要太認真討論，所以就寫了兩個老人快樂去死的故事，一邊申請各種補助。



歡迎光臨火星

湯姆·漢克斯短篇故事集

湯姆·漢克斯 作；施清真 譯

啟明 / 10808/457 面 / 21 公分 / 42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9759243/874

湯姆·漢克斯的首部短篇故事集，影劇老手、文學新手，一字一字敲下 17 篇平凡而深邃的生命歷險。17 個短篇故事，訴說生命如永恆的歷險，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會有什麼事情發生。每個過往都成了湯姆·漢克斯的現在和他筆下的人物、那些情境，筆調如人，溫柔堅定而富幽默感，他的真實與敏銳有讓人揪心的能力，他給予我們努力自由的力量，繼續往前跑，奇蹟每天都在發生。（啟明）



愛的儀式

鳴響雪松 8.2

弗拉狄米爾·米格烈 著；王上豪 譯

拾光雪松 / 10807/20 公分 / 270 面 / 350 元 / 平裝
ISBN 9789869084796/880

吠陀羅斯古文明精妙絕倫的故事貫穿了這本難能可貴的書，我們將從一個家族的故事中學到許多人生中重要的話題：愛的能量、受孕、懷孕、生產、撫養小孩等等。而這一個「人生過程」，都離不開祖傳家園——一個幫助家庭保留或喚回愛的地方。我們將看到一個有生命、充滿愛的空間是如何地支持一個家庭，對於家庭中的每個成員又有多麼地重要。（拾光雪松）